

# 随 想

1. “诗家圣处，不离文字，不在文字。”（元好问）选诗，不也如此？

2. 1920~1998七十八年间，我像贵州射电望远镜，从中国新诗银河寻得几个星座——诗七十二首。诗题前“。”，标示别人罕选或畏选，我却乐选；有的“异端”诗，似陨石，也给予历史的钩沉……

3. 革命的“暴风雨的歌者”——蒋光慈（赤），我在1961酷爱他的《新梦》，这回却找不到书而阙如了。

4. 诗是歌、歌也是诗，我十分钦羨聂耳和冼星海。

5. 毕竟出书，为了铭记“五四”以来新诗的血泪历程，因此专选延安古元的木刻《人桥》（1949），作为封面。

2019.10.1